



# 山中寻访

□ 牛旭斌

西秦岭南麓的襟角上,藏着小镇和村庄。

土石垒砌的峻岭上,一座山比一座山高,一座山比一座山远。

相差十几里路的山,中间隔着几座村庄和十几道梁。从远处望过去,山体被山体遮挡,只可见挤着站队露出来的一座座山头。看不见的山,不是被埋没了,而是隐于高山的身后。

你若要去,那就走上十多里路后再看,其实,藏在山背后的山也不小,里面居住的人家也不少。再往远处看,又是更高更远的山,一堆一堆,层层叠叠。它们高一座,矮一座,大一座,小一座,胖一座,瘦一座,有些山像手拖手、像背靠背,有些山像独瓣蒜、像蒸馒头,随意地斜挺顺卧,没有形态。山峰与山峰中间,就是深长而曲折的沟壑、筛子大的盆地、土梁与高坡。隐隐约约有一截看得见的路,一定是极其陡的。我望了又望,朝着朝夕面对十多年的大关山和小麦积,已然被林遮雾罩的山路,怎么也看不见。不知这飘着炊烟的人家,他们是

怎么出山的?是沿小路步行,骑牛走山道,还是赶牲口拉车,开拖拉机,乘摩托,还是坐汽车?

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山,人都被掖于山的包围。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游山的人,总是喜欢走在刀背一样的梁顶眺望,是因为心被困乏了,眼睛被一开门就看见的山挡得太久了。难怪在少年时,我们只要遇到一点不高兴的事,就抬着脚步,跑上山顶,原来坐在那里,心自然会敞亮很多。

站在土路旁的窑门前,我想起几十年前跟母亲上山拾柴,储备越冬的柴火。有时候天飘着大雪,我沿着羊肠山道把柴背回家后,给追我摇尾巴的小狗喂口干馍,便又折返回村,把母亲肩上的卸过一部分背回家里,雪越下越大,母亲连忙去灶房,祖母已经包了一案的洋芋扁食,我心里美滋滋地一边等饭熟,一边看书写作业。

朋友们都羡慕我有个夏家湾,羡慕我与故乡关系的密切。从山到沟,夏家湾的每一寸土地,它们要么姓梁姓坡,

要么姓沟姓坡,如大豁梁、东梁、小庙梁,张坡、坪坡、红豆坡,宕沟、羊地沟,夏家湾、后湾。我迎风喊着它们的名字,崖娃娃重复着帮我再喊一遍。

被点到名字的山很幸福,有意往前迈一步,看起来与我更近,可能是亲戚。没名字的山和远处的山,把我嗓子都喊哑了,点不过来了,任它们白天长草晚上等雨。它们该刮风刮风,该晒太阳晒太阳,从不在乎我喊不喊它,记不得它。

好在,挨得近的山,没名字的山,借另一座山名,依靠方位,就给自己起个名字,如羊山脖子、堡子腰、大山东坡、西山脚下、后山脊、红嘴山、大鼻梁、乱崖底等。这样一来,有姓无名的山,有名有姓的山,它们都相生相依,世不迁挪。一座山的四周和坡野,各有各的地理条件,陡的地方长树林,平的地方盖房子,缓坡的地方是梯田,阴弯的地方作草场,顺沟顺梁顺埂,修成不占田地的路。如果山脚住人家的话,沟里一定有溪流有泉水,倘若梁上是连片庄稼的话,坡

上就有肥美的牧草。

寸步不挪的山坚定不移,互相依靠,它们听飞回来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说远方有多远。但它们只看见山前山后、山肩山腰山脚,人和物换茬般生长。它们真正看重的,是满山黄土生育的子嗣。如牛家王家、张家孙家、李家赵家,谁家娶亲生子,谁家添丁进口,谁家院里又搭起喜帐办满月酒席。谁家的牛羊猪又下了几窝犊子。谁家地里种着小麦、菜籽、番麦、黄豆、荞麦,谁家地里长着洋小豆、紫苏、胡麻。种庄稼的人,往往去花很长的时间,捡遗落的谷穗;种麦子的人,走三步撒两把麦籽,一把是留给鸟儿的;摘果实的人要在树上留一个,让它们看守地、看守树,好让收获过的土地不孤独,祈盼来年的丰收。

小时候,与山为伍,和山相伴,长大后,与山为邻,和山作友。先后对视过西北各条高原野岭中的山,与各种各样的山交过心后,越来越感觉到,我就是大青山里的一个犊子、一棵庄稼、一粒绵绵土。



家乡山丹县位奇镇山村西边的翻山沟,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沟,在纵深千里的河西走廊,这样的山沟沟可以找出无数个,但它却是我记忆最深的记忆。每当微风吹拂、山花烂漫,总想要去那里走走。

一条两组群山夹击之下的山沟沟,一个纵卧在荒原沟壑之上的小盆地,密密的芨芨草、斑斑的蒿草以及山坡上依稀可见的车辙痕迹……镌刻着岁月的烙印,流淌着旧时的故事,也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农耕历程。自很久以前驻守边陲的屯兵后裔成为这里的第一代居民后,这条山沟沟被发现、被命名、被开垦。

斗转星移,至21世纪初,一辆辆现代化的大型机械开进来了,一束束高科技的节水软管铺进了……春去夏至,这里成为鸟语花香、万物葱茏的“绿色海洋”。

仲夏,再次来到翻山沟。阵阵清风扑面而来,满山遍野的野草、竞相绽放的喇叭花把沟壑田野装扮得五彩缤纷,还有青草、苜蓿草、扯扯秧、盐爪爪、灰灰菜、猪毛菜、燕麦草、苦马豆、沙生针茅、甘青铁线莲等因充沛的雨水旺盛地生长。在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站在任何一个山脊上,都是触手可及的蓝天、游走飘逸的云朵、一篮子天然的青鲜……在针刺中我摘上一朵猫儿刺花,芳香刺鼻,沁人心脾。

幼时曾经无数次与山沟里的动物交朋友。比如蚂蚁,每天奔波忙碌,仿佛从不知疲倦,而每每看到成群的蚂蚁在聚集搬家的時候,就要注意有雨要来了,晾晒在场上准备打碾的麦捆就要重新上垛,用彩布、塑料盖起来;至于山里的蚂蚱、壁虎、小蛇,则多居无定所,行踪不定,遍布山野的小洞应该是它们藏身栖息的地方,洞口大一点的是野兔、旱獭、长尾巴狐狸的洞穴;蟋蟀、涝池里的青蛙则在傍晚的时候,当辛劳了一天的乡人,各自坐在家门口端着大瓷碗吃饭时,便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蟋蟀、青蛙叫声,此起彼伏

□ 段献远

此刻,我又一次游走在曾经熟识的那一个山坡、一条条沟壑,层叠的云彩、翱翔的雄鹰、奔跑的野兔和辽远的遐思,把一个游子对诗与远方最深情的向往牢牢定格在了这片山沟沟里。

翻山沟遍植小麦,盛产胡麻,也曾试种植过西瓜。村上争取到一些项目,包括田块整治、农田地力提升、灌溉与排水、农田输配电、农田防护林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翻山沟也被纳入其中。曾经的小田全部改造成了大田,而且现代化的滴灌设施也布进来了,滴灌技术通过细小的出水孔将水滴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有效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流失,显著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让这片旱地从昔日的“口粮地”,真正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

站在东西两面的山梁上,向南可以清晰地看到巍峨挺拔的祁连雪山,向北亦可以清晰地看到朝气蓬勃的山丹县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昨天有故事,今天有故事,明天还有故事,精彩的故事精彩上演。

离开翻山沟时,山风习习,吮吸着高效节水软管里的水分的萝卜花开得正艳……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花园世界。一阵山风吹来,麦田卷起波浪,缓缓推向远方,这是最悦耳动听的夏日回声——它正在将人们的向往变成了美好现实——甘美,深邃,悠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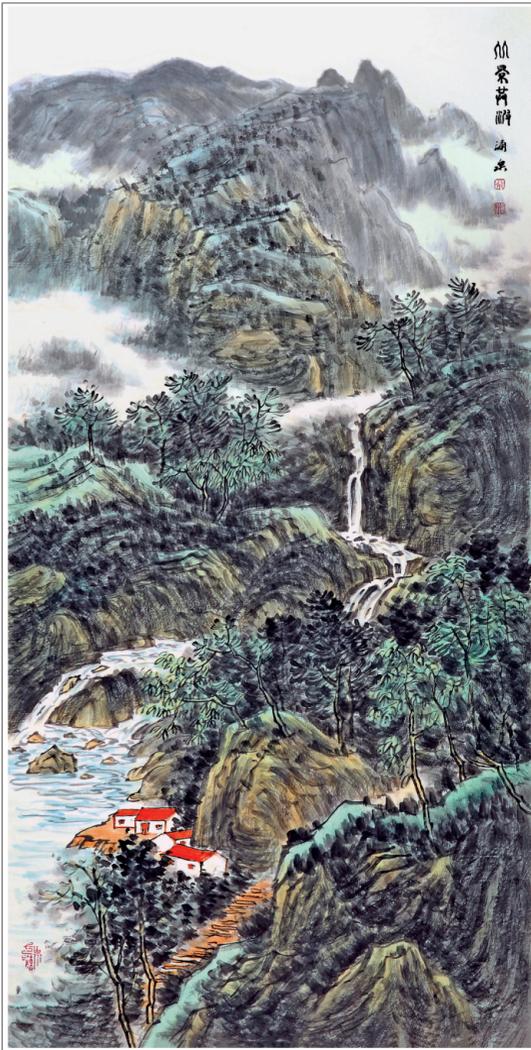
## 河口行吟(外一首)

□ 李玥

八月初,河口  
产业园瓜果飘香  
一嘟噜,一嘟噜  
玛瑙似的葡萄  
高挂藤蔓  
仰望累累果实  
层层叠叠,仿若  
星星的遗址  
西瓜在田垄沉默  
但内心已熟透  
小巧玲珑的圣女果  
翘首于枝头  
随手采摘,瞬间  
一场果蔬盛宴上演  
冲击着味蕾,倍觉  
垂涎欲滴

羌水人家

依山而立,羌水  
自门前涓涓流  
有山,有水,有人家  
湖如镜,映照蓝天  
白云,炊烟袅袅  
以及飞鸟的身影  
生活如此平静  
泉水煮茶,凉亭下品茗  
两个人对坐  
沉浸于  
青山绿水之中  
不闻风鸣鸟语  
听流水潺潺  
入耳入心,置身  
羌水人家  
期盼太阳放慢脚步,黄昏  
晚一点来临



仙茶清韵 李玥画

# 百花

第3269期

## 比景共波

〔中国画〕

庞永泉 作

## 守望(散文诗)

□ 卢晨晖

我是一名山村老师,我与山里的孩子同行,他们纯真的笑容,是最美的风景。我与大山为伴,与清泉为友,倾听大山的呼吸,感受清泉的欢唱,把这份宁静的美,融入课堂。

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期待花开满园。我相信每一颗种子都有破土而出的勇气,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

我是一名山村老师,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在播下希望,点亮梦想。因为我在传递知识,温暖人心。因为我在见证成

长,收获幸福。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这片土地,照亮这些孩子。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只要给予足够的爱和关怀,他们都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在山里长大的孩子们,有一天他们会走出大山,带着知识和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挑战。他们会记住这个给了他们知识的老师,他们会记住这个给了他们爱和关怀的大家庭。他们会将这份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更多的人。

## 镰刀的光芒

□ 唐仪天

那年,麦田里的清香,一次又一次撞进我的鼻孔,弥漫了我们的村庄,我知道麦收的季节正在隆重地莅临村庄。五月十三日的磨刀雨,下透了院落,妻子催我趁雨磨磨寂寞冷落了一年的镰刀。

我把历年用过的镰刀从屋里翻了出来,用心地在砺石上荡出锋刃。以便把地里饱满的庄稼都吆喝归仓。磨刀一新的镰刀像一件件崭新的兵器一样,有序地排列出一个阵势,我们等着收获。庄户人都知道,麦黄十分收八分,麦黄八分收十分。黄透了,一开镰收割,麦子经不住镰刀的震动,撒得就多。黄得不好,麦子收了,一塌腰,好收成就成了坏收成。麦收前的那些日子,庄户人没有太多的事,我们就一早一趋晚一趋地走到田间地头,查看动镰收获的时间。不知是麦子不懂人的心事,还是故意和庄户人开玩笑,每天总有几个人五更起,到麦田去割麦,搓一颗麦穗填进嘴里,麦子柔柔的,只好提着刀回家,路上碰到人便说:“夜个响(昨天

下午)黄透的麦田,早上就返青了。”

那年开镰的时间终于等到了,村子里来了许多五颜六色的联合收割机,可谁也不敢率先享受机械收获的轻松,都提着镰刀观望。终于,收割机开进了一户人家的地里,一场别具风格、轻松利落的收获开始了,大家像看大戏似地观摩,收获显然比想象的完美多了,于是大部分人家都用了联合收割机。

收割机割完了麦,雨季提前来临,大雨浙浙沥沥下了半个月,我顺手就把镰刀插进了墙缝。

一把优秀的工具,也需要慧眼的礼遇和知己的器重。我从墙缝里抽出那把灰暗无光的镰刀,习惯性地用拇指的指甲试探它刃口的锋钝,镰刀显示出斑斑锈迹。我用指尖弹了弹它的刀膛,钢音依然清脆如昨,磨磨磨磨仍然是一把不错的好刀,它曾经是我插进生活里的一把快手,现在是我伸入时间深处的巨握。

在收获者眼里,镰刀永远不会失去光芒。

## 黄河三湾荡碧波

□ 黄璨

在我的记忆和有限见识里,黄河应该是泥沙俱下滚动着一种磅礴甚而有点张狂的河,而这条河清澈、平静、宽广,将两岸林立的高楼、密匝的芦苇以及神色怡然的游人轻轻牵在一起,绘制出一幅安逸疏朗的生活图景,另有一种静雅的新气息在空中荡动,让人内心柔软,像覆了一层丝滑质感的缎。

然而它竟真的是黄河。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黄河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柔宁静,且呈现出国画里极富深意的那种青绿的色,以至于让人一时都有些恍惚,不敢确信。

直至次日,我被永靖县自然奇观“黄洮交汇”再一次震撼到不能自己,才知自然的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意愿和

坚持。“天下黄河贵德清”,永靖境内黄河属上游河段,从青海贵德一路走来,流经地区所受侵蚀较弱,含沙量少,所以我们看到的清。当黄河和洮河两条原本不相干的河在自然授意之下相遇,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黄河清,洮河黄”这一独特景观,大自然之神奇当真是让人始料不及,由不得要惊叹。

再看黄洮交汇处,龙汇山前“Y”字形,一侧洮河是它大浪淘沙浑浊的黄,在岸边平缓处鲜绿植被的映衬下,黄得浓郁且彻底,让人丝毫不怀疑它一路被泥沙挟持,行走得多么艰难。另一侧黄河则一反常态,犹如绿碧玉,镶嵌在坚硬的花岗岩的石峡间,显得沉着又自信,恰一轮白色汽艇拖着蒲剑一般的浪尾朝它逆流而

上,那种动与静的完美组合,那种物与物坚定有力的撞击,将自然之美展露得一览无余。更意味的是,两河相遇处,黄与绿之河水丝丝缕缕洄环缠绕,像有情之人忘我地触摸与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情相悦,毅然决然奔向了它们共同的归处。若将其喻为人,世间最真诚的爱情也不过如此。对于自然,则是对生命交融最完美的诠释。

永靖境内的黄河三湾,亦是让我们奔上山坡便掩饰不住的惊喜。便见黄河从山脚一径几向对岸遥不可及的连绵山脉敞敞铺过去,那浩渺开阔,那平静安详,还有水天一色的缥缈迷蒙,这才理解当地朋友何以心心念念无论怎样都要带我们来这里观瞻,实在是

黄河少见的温意柔情,以三湾环护于此独有的委婉流动,笛音一般悠扬于人的脑际,恍若置身于江南水乡,连时空都有些梦幻般的漫漶不清了。

也因天时地利,永靖借这三湾处的浩渺与开阔顺势建起了一座国际滑翔伞营地。在我们诸多人担惊又艳羡的目光中,一位同行者身披艳红的滑翔伞,扑向了天空。彼时,天是它的蓝,无一丝云,地是它黄河之水的碧波澄净,眼见那一抹缓缓张开的红在天地间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与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人油然而生一丝感动。

时值七月,早过了郁金香花季,马鞭草粉墨登场成了郁金香公园最美的画作。它幻梦的紫色渺渺生烟,云一般飘浮在沉静的黄河岸边,任游人悠然其间恣意拨动琴弦,永靖这座小城便格外有一种音乐的浪漫。更令我们欢喜的,是穿过紫云般的马鞭草,一大片百合花又纷媚而至,竟除了平日花店见到的白色,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粉色等。我从来只认为百合花白色,且代表“百年好合”之美好寓意,不料这一处却绮丽缤纷如此,这小城还藏有多少美好的秘密等外来者发现啊。